

[英] 弗朗西斯·培根 著
陶文佳 译

培根随笔

FRANCIS BACON

THE ESSAYS



Francis Bacon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FRANCIS
BACON
THE ESSAYS

培根随笔

【英】弗朗西斯·培根_著 陶文佳_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培根随笔 / (英) 弗朗西斯·培根著 ; 陶文佳译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11 (2017.2重印)

ISBN 978-7-5339-4652-4

I. ①培… II. ①弗… ②陶… III. ①随笔—作品集—英国—中世纪 IV. ①I56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9516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赵海萍



封面设计 唐梦婷

培根随笔

[英] 弗朗西斯·培根 著

陶文佳 译

出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145千字

印张 7.25

印数 8,001-13,000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652-4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联系调换。电话: 021-64386496

目录

- 1 论真理 / 001
- 2 论死亡 / 004
- 3 论宗教的统一 / 007
- 4 论复仇 / 012
- 5 论逆境 / 014
- 6 论伪装与掩饰 / 016
- 7 论父母子女 / 020
- 8 论婚姻与单身生活 / 022
- 9 论嫉妒 / 025
- 10 论爱情 / 031
- 11 论高位 / 034
- 12 论胆量 / 038
- 13 论善与人性之善 / 040
- 14 论贵族 / 043
- 15 论叛乱与纷争 / 045
- 16 论不信神 / 052
- 17 论迷信 / 056
- 18 论旅行 / 058
- 19 论帝王 / 061
- 20 论谏言 / 066
- 21 论拖延 / 071

- 22 论诡计 / 073
- 23 论利己之智 / 078
- 24 论创新 / 080
- 25 论雷厉风行 / 082
- 26 论小聪明 / 085
- 27 论友谊 / 087
- 28 论开销 / 095
- 29 论帝国与领地之真正伟业 / 097
- 30 论养生之道 / 107
- 31 论疑心 / 110
- 32 论辞令 / 112
- 33 论殖民地 / 115
- 34 论财富 / 119
- 35 论预言 / 123
- 36 论野心 / 127
- 37 论假面戏剧和凯旋仪式 / 130
- 38 论人之天性 / 133
- 39 论习惯与教育 / 135
- 40 论幸运 / 138
- 41 论放贷 / 141

- 42 论青春与暮年 / 146
- 43 论美 / 149
- 44 论生理缺陷 / 151
- 45 论筑房 / 153
- 46 论园林 / 158
- 47 论协商 / 165
- 48 论追随者与友人 / 167
- 49 论求情者 / 169
- 50 论学识 / 172
- 51 论派系 / 174
- 52 论礼节与礼仪 / 177
- 53 论赞扬 / 179
- 54 论虚荣 / 181
- 55 论荣耀与名誉 / 184
- 56 论司法体系 / 187
- 57 论愤怒 / 192
- 58 论世事之变迁 / 195
- 59 论谣言（残篇） / 201

人物小传 / 203

1 论真理

彼拉多曾戏谑：“何谓真理？”然而未等到回答便离开了。

世间当然有为朝诺夕改而欢欣的人，视坚守信仰为桎梏，在思想与行为中要求自由的意志。此派哲人已不复存在，然而此种辩术却流传至今，虽不像古人那般血性，却仍与之一脉相承。

人类对谎言的偏爱，不仅是因为寻觅真理的艰辛，也不仅是觅得真理后对人心的影响，还因人类天生对谎言本身的腐朽之爱。希腊晚期诸学派中一位哲人曾研究此事，并十分困惑：谎言究竟有何种特质，令人们如此热爱？人们既不像诗人那样，为了追求愉悦；也不像生意人那样，为了追求利益；他们仅仅爱着谎言本身。但连我也无从分辨，因为真理虽毫无遮蔽、大白于日光之下，却远比不上烛光——在烛光下，假面舞会、哑剧表演、胜利庆典才更显得优雅尊贵。它也许与珍珠等价，在日光下光彩夺目；但它绝比不上钻石或红玉，在五彩灯火中璀璨无比。掺些谎言总会让人更愉快。若从人的头脑中去

掉那些虚荣的想法、浮夸的憧憬、错误的估价和扭曲的想象，以及如此种种，那么有些人就只会剩下个可怜巴巴的贫瘠大脑，满是忧愁、厌恶和自弃了。这一点恐怕没人会怀疑吧？

一位先贤曾无比严厉地将诗斥为“魔鬼之琼浆”，因其充满了想象。然而与谎言相比，诗只会相形见绌。不是一闪而过的谎言，而是上文提及的那种沉入脑海并安居于此的谎言，才会造成真正的伤害。但无论这些谎言是如何根植于人类贫瘠的判断力和偏爱中，真理将自行评判，并教导人类：对真理的探寻，也就是追求热爱它；真理的智慧，也就是真理的确实存在；对真理的信仰，也就是享受真理——这些才是人性的至善至美。上帝创世之初，最初的造物为感觉之光，最终的造物为理性之光。自那时起，直到安息之日，他都在以圣灵之光昭示着人类。起初，他将光明倾注于物质，也就是混沌的表面；随后，他将光明倾注于人类的面庞；直至今日，他仍将光明倾注于被选之民，启迪着他们。有位诗人虽然哲学性不如本派哲人，却令本派增辉，因他这段话说得极好：驻足海边，看千帆倾覆，是为一乐；驻足城头，看千军万马，又为一乐；然唯驻足真理之巅（无从征服之峰，永远清朗宁静），看谬误横生、迷茫浪荡、迷雾重重、风暴动荡，才是真正乐事。然而，这种景象断不会引发自命不凡、自视甚高之感，只会引发恻隐之心。毋庸置疑，若人心能向仁而动，向天意而歇，盘旋于真理之柱，此即为人间天堂。

从教义的真理与哲学的真理说到世俗生意的真诚，不论

那些生意人是否遵循，他们都要承认，唯有光明磊落的交易才是人性之荣耀，一旦混入虚行伪言，便如同往金银币中掺入铜铁，或许能令这合金更坚硬耐用，却也使其贬值。这种扭曲的行为，恰如毒蛇行径，因为没有蛇足，只能卑贱地腹部贴地前行。最令人无地自容的恶行便是弄虚作假，背信弃义。因此，蒙田所言甚是，当他思考为何谎言如此卑贱、如此令人生厌时，他说，如若仔细思量，说一个人撒谎，就像是说他无惧上帝，面对同类却胆小如鼠。因为谎言直面上帝，却逃避人类。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虚行假言的邪恶及其对信仰的背叛。谎言将会是最后的警钟，敲响上帝对人类的审判，正如预言所云：基督再度降临之时，世间将无忠信之徒。

2 论死亡

成人畏惧死亡，恰如孩童害怕踏入黑暗。古老的传说令孩童的天性之惧不断加深，人对死亡的畏惧也是如此。将死亡视作原罪的报应、去往彼岸的通道，这种凝思神圣而虔诚，然而，要是将畏惧死亡视为对自然的敬畏，这种畏惧便太懦弱。即便在虔诚的冥想中，也时常混杂着虚荣和迷信。在一些修士们写的禁欲书中，你应该读到过：人应当自忖，如果指尖被狠狠压断，或惨遭折磨，会如何痛苦；随后再想象，当死亡导致整个身躯腐败溃烂，又会何等痛苦。然而有时死亡所带来的痛，却比某一肢干受虐之痛要轻，因为维系生命的脏器并非人体最敏感的器官。有位哲人极懂天性，所言极是：“与死亡相伴之事，比死亡本身更可怖。”呻吟和抽搐、惨白的面庞、亲友的哭泣、丧服和葬礼，凡此种种，无不显出死亡之可怖。

值得注意的是，人心中的激情尽管虚弱，却未必不能战胜死亡之恐惧。因此，若人拥有诸多激情的助威，便能赢得此仗，死亡也将不再是可怕的敌人了。复仇之情战胜死亡，爱

恋之情蔑视死亡，荣誉之情渴求死亡，悲恸之情奔向死亡，恐惧之情专注死亡。不仅如此，我们曾读到，奥托皇帝引颈自刎后，悲悯之心（它是最柔和的情感）令诸多士兵慷慨赴死——这源于他们对君主的同情——他们才是真正的追随者。不仅如此，塞内加还添上了苛求之情和厌倦之情：“想到这些，决心自我了断，不为勇猛无惧，不为困苦潦倒，唯因枯燥无聊。”人也会寻死，并不是因为勇敢，也不是因为太过痛苦，只是因为不断枯燥重复同一件事情而备感厌倦。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死亡的步步接近并不会改变崇高的灵魂，即便濒死，他们在最后一刻依然故我。奥古斯都·恺撒临死时仍在赞颂：“再见了，亲爱的利维娅，不要忘记我们共度的婚后时光。”提比略临死时仍惺惺作态，正如塔西佗所言：“提比略日渐衰弱，其惺惺作态却始终如一。”韦斯巴芗大帝仍说着俏皮话，他端坐在凳上说：“我想我要变成神啦！”加尔巴大帝则慷慨陈词：“动手吧！唯愿罗马人民安好。”并引颈待戮。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依然在发号施令：“若还有需要我做的事，就快点吧！”如此等等。

斯多葛学派将太多深意加诸死亡之上，为死亡做的准备又过于繁复，以至于令它变得更加面目可怖。倒不如像有些人说的：“生命之终结只不过是自然之恩惠。”死亡就跟出生一样自然，对婴孩而言，这两者也许同等痛苦。在热切追逐中，死亡之人就像热血沸腾时负伤之人，那一刻他几乎感受不到疼痛，正因为如此，信念坚定、一心向善之人的确能避开死亡

的痛苦。不过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坚信，最甜美的颂歌便是当你实现崇高目标和期望时的那首“主啊，请让你的仆人安然离世”。除此之外，死亡还可为人打开名望之门，消除妒意——“生前遭人妒恨的，死后将会受人爱戴。”

3 论宗教的统一

宗教是维系人类社会的纽带，因此，若能保持真正的宗教统一，便是一大幸事。关于宗教的各类争吵、分歧，对于异教徒来说简直闻所未闻，因异教徒的宗教主要存在于仪式和典礼，而非任何永恒的信仰之中。你也许能想象，当教派的神父和导师都是诗人时，将会是怎样的一种信仰。然而真正的上帝有此等特性——他是位“好嫉妒的上帝”，所以对他的崇拜和信他的宗教绝不能容下任何杂质、任何想与之平起平坐的人。我要在教廷统一的问题上多说几句：统一有何种成果？有哪些界限？又该用哪些手段？

除了取悦上帝这一重中之重外，统一的成果有两种：一种是针对教门之外的普罗大众，另一种则是针对教门之内的信众。对于前者而言，毋庸置疑，教内的异端邪说和宗教分裂才是最大的丑闻，甚至比教义的腐朽更甚。正如在人体内，关节的受创或脱臼，远比坏脾气要糟糕得多，宗教亦如此。因此，没什么比宗教统一被破坏更容易令普罗大众拒绝教门，令信众逃出教门的。所

以，不论何时，只要有人说“看啊，基督在外面”，而另一个人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时，也就是说，当一些人在异教徒集会上寻觅基督，而其他人在教堂门外寻觅他时，这个声音会一直在人们耳中不断回响——“不要出去”。那位异邦人的导师（正是因为他的职业，使他特别关注那些未皈依者）曾说：“如若异教徒进来，听闻你们各执一词，岂不要说你们都疯了吗？”同样，一旦无神论者和凡俗之徒听到本教中那些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言辞，也只会让他们更远离教门，去“坐褻慢人的座位”。在如此严肃的话题上需要别人提供证明，这绝非一件小事，然而，它却极好地体现了宗教不统一的扭曲。曾有位讽刺大师在自己虚构的书目中列出了《异教徒的莫里斯舞》这个书名。的确，每一个异教徒都有其独特的舞姿和瑟缩之态，只会引起那些世俗之人和道德败坏政客的冷嘲热讽，这些人天生就爱谴责一切神圣之事。

至于宗教统一对教门之内信众们的好处，那就是安宁——充盈着无限神恩的安宁。这种安宁能树立信仰、点燃慈悲，教廷的外在安宁也能在人心深处生出安宁来，将撰写和阅读各类宗教争论之作所费的劳力，变为悔恨自省和奉献忠诚的论著。

说到宗教统一的界限，这一界限的真正确定极为重要。显然，眼下存在着两种极端。对一些狂热分子而言，任何涉及和平的言论都令人作呕。“平安不平安？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和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追随，

是结党。与之截然相反的是那些老底嘉教派的家伙和冷漠的人，以为他们能容纳一切教派的观念，不偏不倚，各取一端，机智地化解教派分歧，以为他们真的能在上帝与世人之间做出仲裁。这两种极端都应避免，只有当由救世主本人亲自签订的基督教盟约，在两种正好相反的说法中都被合理而清晰地阐述明白时，才能真正避免两种极端。第一种说法是“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第二种说法是“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也就是说，只有真正地区分辨别，哪些是本教最根本的实质问题，哪些并非纯粹的信仰问题，还牵涉成见、秩序或善良意图时，才不至于走到任何极端。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眼里可能微不足道，也早就有人做过区分，然而，若那种区分能更不偏不倚，大概会获得更普遍的认可。

囿于本文的篇幅，笔者在此只提一点建议。人们须有所提防，切不可让主之教堂被两种争论分裂。第一种是，争论的焦点微不足道，不值得为之大动干戈，却仅因相互矛盾而愈演愈烈。因为正如一位先贤所言：“基督之袍的确无缝，教会的衣衫却五颜六色。”他还说：“让衣衫的颜色更丰富些吧，只要不将其撕裂便可。”统一与一致实为不同的两件事。另一种是，争论的焦点极为重要，却逐渐变得过于隐晦，模棱两可，以至于争论最终变得充满心机，却并无什么实质内容。一个有是非判断、善解人意的人，有时也会倾听无知者间的论争，心中十分明白这些人言辞虽异，实为同理，却永远无法达成一致。由此推之，人与人之间的争论如若由高高在上的主来判断是非，他难道不会打心底里

认为这些脆弱的凡人虽各执己见，其实却有同样的意图，并因此认可所有这些意见吗？圣保罗精辟地指出了此类争论的本质，他曾在对提摩太关于同样问题的警告和训诫中说：“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世人创造出实际上并不矛盾的所谓对立，并为之制造新的术语，再固定下来，以至于本该由意义决定术语，却反由术语决定了意义。

还有两种虚假的安宁，或谓统一：一种，虽为切实的安宁，却建立在愚昧无知之上，正如在黑暗中，一切颜色看上去都一样；另一种则是缝补而成的安宁，简单粗暴地接受一切本质的不同。因为真理和谬误，正如尼布甲尼撒王梦中神像脚趾间的玄铁与泥土，虽能勉强粘合，却永不会融为一体。

至于达成宗教统一的手段，人们务必小心，在达成或巩固宗教统一的过程中，绝不可废除仁爱慈悲之律或损害人类社会之法。基督徒有两把利剑：神圣之剑与世俗之剑。为了维护本教，两者各有其功能与用武之地。然而，我们切不可拿起第三把剑，那便是战争之剑。也就是说，绝不可用战争传播宗教，或用血腥迫害来强迫人心，除非是公然诽谤、亵渎神明，或参与了颠覆国家的活动。更不可煽动叛乱，支持阴谋和反叛。不可将剑交于民众之手，更不可支持任何颠覆政府的行为，因为此种行为只应由上帝亲自发令。这样做就像是用第一块法版去砸第二块¹，将世人都当作基督徒，却忘了他们也是人类。诗人卢克莱修在看到阿

1 摩西传授上帝刻在两块石板上的十诫，第一块板上是人对上帝的责任，第二块板上是人对人的责任。

伽门农竟然忍心将亲生女儿献祭时，也惊叹道：“宗教竟可令人做出如此恶行！”

如若这位诗人得知法兰西的大屠杀或英格兰的火药叛国阴谋，他又会发出何种惊叹？恐怕他会更加奉行享乐主义，更不信神明。因为以宗教之故拔出世俗之剑必须慎之又慎，若将此剑交于平民之手，就定然是可怖至极。此等恐怖之事就交由再洗礼派和其他狂热教派吧。撒旦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的确是对神明的大不敬，但自比上帝，借他之口说“我要降临地狱，与黑暗之王同行”，这才是更严重的亵渎。和这些亵渎言论相比，令宗教的伟业堕落成谋杀国王、屠戮人民、颠覆国家和政府的残忍拙劣行径，又能高尚到哪里去呢？

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就是圣灵之降落，不像鸽子，却是秃鹰或渡鸦的形象，在基督教会的大船上升起海盗和刺客之帆。因此，当务之急便是像人们曾做过的那样：教廷以其教义与法令，国君以其利剑与学识——基督教精神与道德的知识，如同借着墨丘利的手杖一样，将那些助长歪理学说的言行意见打下地狱，令其万劫不复。在有关宗教的劝谕中，使徒的劝谕最应首先铭记：“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还有一位明智的先祖不仅注意到了这一点，还同样坦然相陈：“凡向良知施压的人，通常只是为了一己私利。”